



通俗文艺丛书

水掌子里的斗争

高来陞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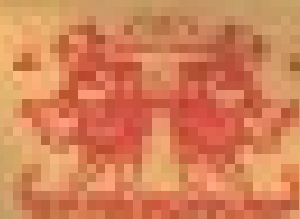


材料科學

中國人民大學

水庫子裡的鬥爭

（小說）



通俗文艺丛书

水掌子里的斗争

高来陞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0

通俗文艺丛书

水草子里的斗争

著 作 者 高 来 陞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 155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 111 号

上海劳动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 5/18 字数：28,000

1960 年 2 月第 1 版

198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1980 年 4 月 20 日

统一书号：10173·1037

定价：(五) 0.10 元

《水掌子里的斗争》和《不让一个鬼子出去》两段是从高来陞写的《替哥哥当矿工》中选出来的，这本书主要描写东北淪陷时期，矿工們在敌伪統治下所过的困苦生活和对敌伪进行的英勇斗争。

水掌子里的斗争

来升他們为飯票的斗争胜利后，^① 就上班去了。到洞子里刚領完鉄鉢和洋鑄，烂眼圈子^② 就慌慌張張地蹦来了。他把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縫，两手叉着腰，假仁假义地对来升他們說：“今天来得还很早呢，大家好哇！我給你們找了一个好掌子，^③ 那里又凉快又有水喝，就是西三片水洞子里的水掌子，怎么样？那就赶快去吧！”大伙听烂眼圈子說，叫上水洞子里去干活，心里可都唰的一下凉了半截。因为这个洞子口外边虽然热得喘不过气来，可是里边阴森森的冷，再到水里去干活怎能受得住呢！

原来烂眼圈子这小子拿了炕长^①五块大洋，左思右想要給炕长办点事，可是怎么把这群穷劳工整一顿呢？他心里翻来复去地想，两只紅眼眨巴眨巴的，想不出道道来，在洞子里轉了好半天，忽然一条毒計上了心头。他急急忙忙去找老猴子。^②他見到了老猴子就綑着臉說：“太君，^③矿工統統反了的，他們跑到管理班要飯票，把大門統統的挤坏了的有，这帮穷小子思想頂坏頂坏的。”老猴子很滿意烂眼圈子的报告，并答应了叫来升他們到水洞子里先受点罪去，他自己帶着鬼子到水洞子里等着。

来升他們到了水洞子門口，就听到封門^④里边抽水机嗡嗡地响着，震得大家什么也听不見。

① 前面讲到来升他們为反抗日本人和走狗克扣工人的飯食所作的斗争。

② 日本人的走狗刘票头的綽号。

③ 掌子，就是矿坑里工作的地方。

④ 在工人宿舍里，按睡的行，多少人中有一个炕长，他是替日本人监督管理工人的。

⑤ 一个老日本人的綽号。

⑥ 敌伪时期伪方人員对日本人的尊称。

⑦ 封門，是矿坑里的安全設備，遇見有火或是有水，就把这門封起来。

来升推开封門剛要往里进，就觉得阴森森的一股冷气扑到身上，噙的他打了一个寒颤。一进門，頂棚上就象下雨似的，滴滴嗒嗒地往下滴水，两边煤牆上也断断续续地往下流着水，左边煤牆根底下躺着一排多粗的大洋灰管子——一头通到水洞子底下，一个五尺多深、两丈见方的大黑坑里，另一头通到坑口外边四丈多宽的阴沟里，滚滚的黑水日夜流着。脚底下的水就象小河一样，嘩嘩的往洞子里淌。只有小铁道和枕木露在外头，大家踏着枕木慢慢地往前走，不大一会就把衣裳全淋湿了。这里边的水凉得刺骨头，衣裳一湿就都冻得抖起来了。正走着，来升往前一看說：“嗨！前边还有路灯呢。”老許从后边咚咚地赶上来，用拐肘碰了来升一下說：“小声点叫喊，那不是路灯啊，是几个鬼子等着咱呢。”来升細看了一下，只見老猴子帶領四个鬼子，站在对面的小铁道上，一个个都象木头桩子上安了一盞灯，一动也不动，身上披着黃色的雨衣，連脑袋都套在里边，只露巴掌那么大的小臉，两只賊溜溜的眼睛盯着来升他們。手里提着黑紅棒子，脚上穿着黑色的大胶皮水靴。

大家都低着头一声不响的从鬼子面前走过，誰也沒敢对面瞅鬼子一眼，就是来升和老王并肩从鬼子面前大搖大摆地走过去了。

这里边除了抽水机嗡嗡响和嘩嘩的流水声外，就象沒有人的空洞子一样。来升剛从老猴子面前走过去不远，就听到鬼子嗷地一声，象狗嚎一样怪叫：“巴个牙路，① 你們磨牙② 磨牙的有，思想統統的坏了坏了的，都是义勇軍的干！”紧接着乒乒乓乓的一陣拳打脚踢棒子打，把水踩的噼哩啪啦乱蹦。来升急回头一看：“哎呀！許大哥叫鬼子拉走了。看！还有三个工友呢。快点呀……”来升可真急紅了眼，他掄着大鉄鍬，聽的一轉身就往回跑。老王一把抓住了他，来升圍着老王身子脚不沾地轉了两个圈也掙扎不脫。“你松开我，王大哥！咱不能瞅着鬼子把老許抓走不管哪！”来升呼呼的喘热气，掙扎着非要回去不可。老王拉着他就是不放手：“小高，你干什么去，想找着吃亏去嗎？”他拉着来升头也不回的往里走。老金头也火

① 巴个牙路，日本人罵人的話。

② 磨牙，就是說話。

了，他急急忙忙地往回跑：“走！老王，咱們回去問問鬼子，凭什么把老許他們帶走的！”大家也都气呼呼地吵着喊着往回走：“走！叫鬼子把咱都帶去吧！要不然就得把老許他們放回来。”老王把手一摆擋住大家說：“快走！快走！別找麻煩了。这会咱找鬼子去，他們拿咱不当几个螞蟻就弄死了。就是不打死咱們，老許他們也得更吃苦头！”大家都怒气冲冲想找鬼子去拚命，听老王这么一說，都知道是这么一回事，只好把气悶在肚子里，低着头往里走。老王推着来升和老金头，一面往里走，一面說：“咱們不能太冒失了，那样要吃亏的，等咱得了手，再狠狠地和他們干一家伙。这会象初生的小牛似的闖去，不是白白的送命去嗎？快走吧。”来升的心就象在半天空挂着一樣，上不上下不下的难受。

鬼子把老許他們四个，拳打脚踢的已經帶着走远了。大家也来到掌子跟前站住了，老王气忿忿地說：“干吧！別看那些吃人的妖魔了。”老金头把洋鎬往煤牆旁咣当一扔說：“哼！还干个屁，說不定哪天也要落到咱們的头上。”

“唉！这些日本驴子，怎么不都冒顶①砸死呢！”

“他們在咱中国呆一天，咱就得遭一天洋罪！”来升把鉄鍬往地上狠狠的啪嚓一摔，就气鼓鼓的坐到小鉄道旁边的洋灰管子上，两只大黑眼睛直直地盯着封門那里，盼望着老許他們回来。頂棚上的水还是一股勁地喇喇地往下漏，衣裳都湿淋淋的了。来升冻得上牙打着下牙得得地乱响。

来升正坐在那里連气带冻渾身发抖，封門咣当一声开了。闖进来一大群灯亮。来升以为老許他們回来了，急忙从洋灰管子上跳下来。弯着腰仔細一看，原来是十五六个鬼子和鬼奴。②他們都穿着发亮光的黃色雨衣，手提黑紅棒子，脚上穿着长統的黑胶皮水靴，把水踩的噼啪噼啪的乱跳。来升干咳了一声，大家猛抬头一看，都知道鬼子和鬼奴来了，慌忙拿起自己使用的家具就往掌子上跑。老王拿起来一根电钎子，③老金头就抱起小毛

① 冒頂，就是矿坑里坑頂塌下来。

② 日本人的走狗。

③ 电钎子，就是打眼用的电枪。

头，^①来升跑到大毛头跟前，把大毛头上的电鈕一擰，指示对准紅箭头。小毛头在老金头怀里就叫喚开了。老王把电鉗子往煤牆上一頂；老金头就把小毛头往电鉗子上一按，电鉗子就嘩嘩嘩的轉，往煤牆里鉆眼子，一刹时煤牆上的眼子就数不清了。大家忙着往打好的眼里装炸药，堵黃泥。都弄好了以后就开始放炮。来升尖着嗓子喊：“放炮啦——放炮啦——”大家都从掌子里匆匆地往外跑。老王看看大家都到小鐵道上了，喊了一声：“放炮啦——”把电池上的电鈕一擰，掌子里就轰隆隆……嘩啦啦……煤牆唰的一下倒下来，震得洞子乱晃蕩，小鐵道上的頂棚唰唰直掉煤渣。

一連放了九炮。炸下来山似的三大堆煤。掌子里还劈劈啪啪不住点地往下掉煤块呢。炮烟象下大雾一样，对面都看不见人。鬼子和鬼奴不等炮烟散开和把頂敲好，就赶着大家进去装煤。老猴子跑到大毛头旁边把电門擰开，大鐵鏈子在溜子^②里唰唰隆隆的轉开了。小煤斗子在小鐵道上

① 小毛头，就是矿工用的电站。

② 溜子，就是运输用的絞車，利用地形坡度往下滑动。

也嘩嘩啦啦地飞跑起来。大家钻进炮烟里喘得喘不过气来，嗡嗡怪叫的机器震得大家心直发麻，鬼子和鬼奴的黑红棒子，不停的打在大家的身上。大家头也不敢抬，只哗哗的往溜子里装煤。

来升在掌子里被炮烟呛得透不过气来，他刚一直腰想喘一口气，就看到一个鬼子，提着黑红棒子往他眼前走。来升飞似的一下子钻进人群里去了。来升在人群里弯着腰，大铁锹在他手里一起一落，一翻一扬，煤就从铁锹里唰啦唰啦飞出去，落到溜子里。他就这样干了好半天，累的两只眼睛直往外冒火，吭吃吭吃喘着粗气，浑身上下就象刚从水里捞起来的人一样，里边是汗水，外边是顶棚上漏下来的水，从脑瓜顶到脚跟底下，都是水淋淋的。腰累得就象断了一样，想要直一下，还得先用眼角斜着看看鬼子和鬼奴。他看到烂眼圈子就站在自己身旁，红眼皮眨巴着，手拿黑红棒子，满脸黑糊糊的胡须楂子乱抖动，象一只吃人的饿狼一样。来升的铁锹渐渐地飞舞得慢一点了，烂眼圈子就恶狠狠地举起棒子来，对准来升脊梁啪嚓就是一棒子，只听嘎吧一声，酒盅子那么粗的大棒子打断了。来升浑身麻苏苏的象通了电一样，他

剛要掄起大鐵鍬還手，爛眼圈子把半截棒子往旁邊一扔，啪的一個耳光早就打到來升的臉上了，接着就是啪！啪！啪！一連串的耳光。來升慌忙躲開，向后退了五六步，咣當一聲絆倒了，還沒等他翻過身來，爛眼圈子搶上前一步，又是一陣拳打腳踢。他臉象紅燒豬肝一樣，兩只紅眼瞪着來升，身上披的雨衣也扔了，就象狼嚎似的怪叫：“他媽的，你這個混蛋，快起來！打你兩下子，你他媽的還躲，不快干活，淨磨牙磨牙的偷懶，快給我滾起來！不他媽的快滾起來，我打死你！”他嘴里罵着，又狠狠地踢了兩腳。來升心里想不能再吃他們這個眼前亏了，于是他把牙一咬就急忙爬起來，從地上拾起大鐵鍬來，用眼角狠狠的斜了爛眼圈子一下，就鉆進人群里又飛舞起大鐵鍬來了。來升覺着鼻子里熱呼呼的往外流東西，用手一抹，抹了一手粘呼呼的血，臉上熱刺刺的，渾身上下也不知道哪里疼，只覺着眼前一片黑，什麼也看不清，整個的掌子象要翻過來似的亂轉，腦袋象要脹開來一樣嗡嗡亂叫，可是還得一鍬接一鍬的往溜子里裝煤，眼淚、汗水和鼻血一滴一滴的掉到漆黑的煤上和鍬柄上。

鬼子和鬼奴剛从掌子里往外一走，大家就把手里使的家具一扔，都不干了。眼睛瞅着鬼子和鬼奴的后背，用手不住的擦着臉上的汗和頂棚上漏下来的水。嘴里嘟嘟囔囔的罵开了：“他媽的，鬼子和鬼奴該快死絕啦！”

“哼！照他們这样糟蹋人，也快啦！”来升看鬼子和鬼奴到小鉄道上去了，把鉄鉞狠狠往一大块黑石头上一摔，鉄鉞啪嚓一声跳得老高。来升一屁股坐到一大块煤上，喘着气說：“烂眼圈子你等着，我要遇見你一个人，不砸死你算你命长。”来升把小拳头越捏越紧，眼泪和鼻血不住地往下滴着，他也不擦。大家都圍着他坐下了。

溜子里的大鉄鏈子就象哭喪似的，唵隆唵隆的空叫着，大毛头上的电門也沒有人去关闭，让它怪叫去吧。鉄鉞、洋鎚、电鉗子和小毛头，扔的滿掌子都是。老金头从脖子上扯下圍脖子的破青布条，給来升擦去眼泪和鼻血說：“光哭能当什么，鬼子把咱們糟蹋成这样，总有一天拚了我这条老命，和他們干一回。不能受他們这个气了。砸死他們一个就够本，砸死他們两个还賺一个……”老王拉着来升的手說：“小高，別着急，剛强点，別看鬼子

把咱弄到这里来受罪，把老許他們也抓走了，还到掌子上来打人，总有一天，咱們要出这口气的！”老王把臉轉向大伙說：“鬼子就是咱們的死对头，他們根本就沒拿咱中国人当人看，他們想把咱都害死，让全矿的工友看，把老許他們抓去就是为的这事，咱們在这里边再干几天，我看冻不死也得給鬼子都抓去。”大家听老王提到鬼子，更是恨的牙根疼，眼前要是有鬼子和鬼奴，一口咬死他們也不解心头之恨。来升往起一跳說：“王大哥，你出个主意，咱們和鬼子干一回吧！”老王停了一会，用眼睛膘了大家一下說：“咱們和鬼子明干是不行的，偷着砸机器和砸死鬼子同样的解恨，另外还要把坏根子除掉。全矿人要飯票，鬼子怎么单单把咱們抓住了呢？不用說就是烂眼圈子搗的鬼。这小子想把咱們都冻死在这里，他好到鬼子面前請功受賞。不能干活的水掌子也出煤了，还抓住了好几个思想犯，他在老猴子跟前可有了大面子，他媽的，拿咱們送了礼，老許他們被抓就是他出的臭主意。”大家听老王这么一說，心里都明白了。

自从老許被鬼子抓走以后，来升心里就象有一团乱麻纏住了似的。整天飯也吃不下去，覺也

睡不着，一下班回到房子里，看不到老許心里就酸溜溜的，愁眉苦臉的不愛說話。这天來升下班回來，躺在炕上想：“鬼子把許大哥弄哪去了呢？叫鬼子打得不能動了吧？還是叫鬼子給殺了？不能，可別這樣想啊！許大哥能好好的回來的。”來升翻來復去的這樣想，一抬頭看見從門外走進來一個人，象喝醉了酒的样子，臉上一條條的干血道道，來升一看見這個人心里就唰的一下涼了半截子，“那不是許大哥！”不覺從炕上跳下來了，兩步就竄上去抱住那個人喊：“哎呀！許大哥你可回來啦！”老許被來升這麼一抱，“哎呀——”叫了一聲，來升吓得打了一個寒顫，眼圈一紅，罩上了一層泪水。老金頭慌慌張張的跑過來，推開來升的手說：“別抱他呀，你沒看到他身上都是傷嗎？”來升還想去拉老許的手，可是剛把手伸過去，看到老許的手紅鮮鮮的，一塊一塊的都沒有皮了，他不得不把手縮回來。“許大哥，那三個工友呢？”老許慢慢的用半個屁股，歪在炕沿边上，他那干嘴唇抖了好半天，連連的咽了好幾口吐沫，才把眼淚壓下去說：“唉！他們三個，叫鬼子的狼狗吃……”老許話沒說出來，泪水就象雨點似的掉到懷里。他用紅鮮

鮮的手撐着炕沿，移動了一下屁股說：“小高，快給我點水喝！”來升急忙跑出去弄來一大碗涼水，老許一口氣就都喝了。

第二天，爛眼圈子就逼着老許歪歪斜斜地上班去了。到水掌子上，鬼子和鬼奴都沒有來，大家圍着老許坐着，問起那天他們被鬼子抓去的事，他說：“那天我們四個在後邊走，剛到老猴子跟前，他把大腿一跨擋住了我們，那幾個鬼子就象餓狼扑食似的，一跳就都跑上來，圍着我們舉起棒子劈頭蓋腦就打。我們還不知道是什麼事呢，就听老猴子咕嚕咕嚕地叫喚着：“你們磨牙磨牙的有，巴個牙路！思想頂壞頂壞的，統統是義勇軍的干！”鬼子把我們幾個打了一陣，就連推帶拉的帶到坑內大衙門去了。到那里什麼話沒說，就把我們關到一個小黑屋子里，兩天沒給我們飯吃。前天早上審問了我們後，把我們幾個帶到孫家灣狗圈那里去了。一到那里，我心想，這回算沒命了。一大群鬼子端着槍，槍上安着明光光的大刺刀圍着我們。老猴子用手一指，嘴里噁哩咕嚕叫了兩聲，就跑過來六個鬼子，把他們三個的衣裳全脫光，有一個鬼子把狗圈門打開，老猴子一吹口哨，唵的一下竄出